

典冊載籍 古代圖書精華展

自古以來，圖書作為人類表達意識，傳播知識並賴以記事的重要工具，其內容與外形，隨時代特色、工藝技巧而產生變化。

可惜的是，古書在現代人眼中，除了「古色古香」以外，似乎並不容易親近。其實不論時空如何變換，圖書的本質與目的皆未改變。

「典冊載籍—古代圖書精華展」將分別由認識古書與古籍欣賞兩個單元，引導觀眾進入古書的世界。

前言

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古代典籍約二十萬冊，多承繼自清宮，皇室收藏，質精華麗，其中以昭仁殿的「天祿琳琅」(圖二)，養心殿的「宛委別藏」，文淵閣的「四庫全書」，以及摛藻堂的「四庫全書薈要」最負盛名。清末楊守敬先生駐日期間(一八八〇~一八八四)，大量收購日本各地散出的中國古書，這批古籍在民國四年(一九一五)由政府收購，其中一萬五千餘冊，於民國十四年(一九二五)撥歸故宮保管，是台北故宮典藏古籍的第二個重要來源，其中的醫家類圖書頗具特色。故宮古籍的第三個來源，是近年來各界捐贈及寄存的圖書，如國防部在民國七十二年(一九八三)移贈的一萬八千冊，徐庭瑤、沈仲濤、黃杰、秦孝儀等諸先生捐贈的書籍



圖一 《貞觀政要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唐 吳兢撰 元 戈直集論 明成化九年內府刊本
外觀：高35.4公分 廣21.6公分
版框：高26.5公分 廣18.5公分
故善006324-006333

盧雪燕



圖二 《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宋 王黼撰 明嘉靖七年樂安蔣陽覆元刊本
外觀：高36.2公分 廣25.3公分
版框：高29.2公分 廣22.4公分
平圖010575-010589

等；此外，另有兩萬餘冊來自北平圖書館，這批書籍在中日戰爭期間，輾轉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（The Library of Congress），最後入藏本院（圖二）。「典籍載籍——古代圖書精華展」，便是希望透過展覽，讓觀眾從認識古書，進而

欣賞古書。

故宮所藏的古籍，就製作方式而言，可分為寫本與刻印本兩類；寫本，顧名思義即傳抄書寫而成；刻印本，則可分為雕版印刷及活字印刷兩種。就時代而言，院藏古書可上溯至北宋，但

以明、清兩朝為多，最晚則到民初；就古籍印製的地域而言，則有浙江、福建、四川、安徽及朝鮮、日本等古代刊本；就出版機構而言，則有官府刊本、私家刊本和坊間刊本；就內容而言，則包羅萬象，盡在其中。特別值



圖三 《羣書通要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不著撰人 清 嘉慶間阮元進呈影鈔元至正間刊本
外觀：高29.6公分 廣19公分
版框：高16.6公分 廣10.7公分
故善011319-011335

得介紹的是，院藏古籍中，不乏流傳絕少的存世孤本，不但研究價值高，在文化資源保存上更深具意義。

自古以來，圖書作為人類表達意識，傳播知識並賴以記事的重要工具，其內容與外形，隨時代特色、工藝技巧而產生變化，尤其是西學東漸、印刷術突飛猛進後，古書在現代人眼中，除了「古色古香」以外，更不容易親近，其實不論時空如何變換，圖

書的本質與目的皆未曾改變，如何貫通時空隧道，以現代化的展覽設計，呈現古書的質與美，讓觀眾以輕鬆的心情，去欣賞古書，認識古書，是本展覽的重點。為此，我們將展覽分成兩單元：其一認識古書，藉由圖書及古籍的概念、古籍與印刷、中國圖書事業的興衰以及古籍分類等相關古籍常識的闡述，引導觀眾進入古書的世界；其二古書欣賞，以文物欣賞的角度切入，藉由多樣的字體、華美的裝幀、細緻的插圖，分類選展若干，以饗大眾。

一、認識古書

圖書與古籍的概念

「圖書」的概念，簡單說有廣義和狹義的分別，前者泛指各種類型讀物，如甲骨文、青銅器銘文、金石拓片及現代的報刊、期刊，甚至數位影像資料等，凡用文字記載，有載體，但目的不一定為傳播經驗、知識或供人閱

讀的，皆可稱為圖書。在古代，圖書稱作典籍，也叫文獻，兼有文書、檔案、書籍三重意義。隨著歷史進展，將記事類文件等總結編排，供人閱讀，並達到傳播知識經驗的目的，便形成圖書的狹義概念；在此同時，圖書的內容增多了，載體趨向多樣性，為方便閱讀，製作技術不斷改進，產生了「簡冊」、「卷軸」、「冊頁」等不同的裝幀樣式，使圖書的定義更明確。然而，什麼是古籍呢？「古」是相對於「今」而來的，未採用現代印刷技術印製的書籍，皆可稱之為古籍。

大體而言，古籍的製作方式、刊刻時代、刊刻地區、刻書性質、流傳情況及珍貴程度的不同，而形成了許多名稱，如寫本、影寫本（圖三）；宋刻本、明刻本；浙本、蜀本、高麗本；官刻本、家刻本、坊刻本；足本、殘本、善本、孤本等。

古籍與印刷

印刷術發明以前，圖書的製



作只能仰賴手抄，生產量有限，流傳保存不易。唐宋以後，雕版印刷技術漸趨成熟，成為往後圖書製作生產的最重要方式。什麼是雕版印刷呢？簡言之就是將文字、圖像雕刻在刨平的木板上，然後在版面上刷上油墨，覆上紙張，再用刷子輕輕刷過，印版上的圖文自然清晰地轉印到紙張上，這便是雕版印刷（圖四、五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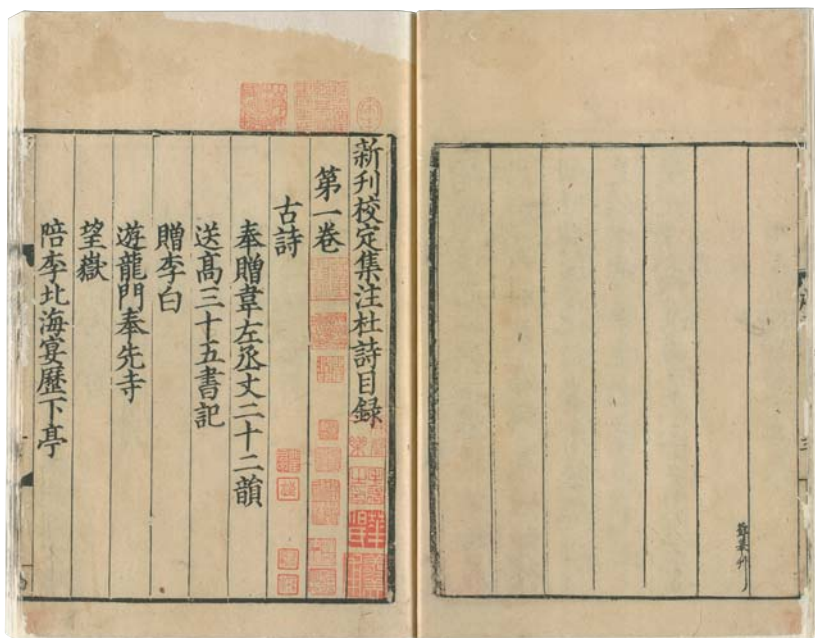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雕版印刷外，活字印刷的發明使用，也提供製作圖書的另一種選擇。活字印刷術，就是預先製成一個一個的單字，然後按照書籍內容，檢出所需之字，排成一版，進行印刷。最早的活字印刷發生於北宋慶曆年間（一〇四一～一〇四八），宋人畢昇用泥製造了泥活字，用以印書；泥活字以後，陸續出現了木、銅、錫、鉛等各種不同材質的活字。然活字印刷，始終只佔中國古籍的一小部分，雕版仍是主流。

一般的雕版印刷，一次只能印出一種顏色，稱為「單印」；但如果利用規格完全一樣的幾塊



圖四 木雕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29.5×19.5×2.5公分（長×寬×高） 購善001952

版面，分別在不同的部位著上不同的顏色，重覆疊印，就可產生二色、三色、四色，甚至五色的效果，這種印刷方式稱為「套印」；以套印方式印刷的書籍，稱為「套印本」，是中國古代極具特色的彩色印刷術（圖六）。十八世紀末，德國人阿羅斯·塞納菲爾德（Alois Senefelder 1771-1834）發明石版印刷，其方法是先以筆沾上特製的混合液，然後



圖五 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詩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 唐 杜甫撰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
 外觀：高32公分 廣22.5公分
 版框：高22.5公分 廣17.5公分
 贈善03309-003332



圖六 《世說新語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 南朝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注 明 凌濛初集注
 明萬曆間吳興凌氏刊朱墨黃藍四色套印本
 外觀：高27.1公分 廣17.8公分
 版框：高21.1公分 廣14.7公分
 贈善001627-0016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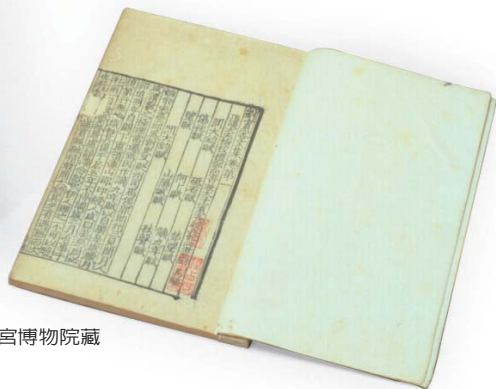
將文字或圖像反寫在一塊磨平的石版上，倒上腐蝕性溶劑，將字體圖像以外部份腐蝕掉，形成圖文稍微凸起，再將凸起部分滾上油墨，覆上紙張，印出圖文，這就是石版印刷。石版印刷術在清

末傳入中國，因有快速、價廉的優點，很快地通行起來。中國圖書事業隨社會進程發展，春秋時代的文化活動以官府為中心，圖書的性質偏向檔案，如「甲骨文」、「典」、「冊」與「金

文」。戰國時代，「士」階層產生，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，著書立說，圖書轉成傳播知識的媒介，也開始有私人藏書。秦始皇統一中國，推行「書同文」政策，將部分私家藏書移入宮廷及政府機



圖七 《劉賓客文集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唐 劉禹錫撰 南宋初浙刻本
外觀：高23公分 廣15.5公分
版框：高21.2公分 廣16.5公分
中善000027-00003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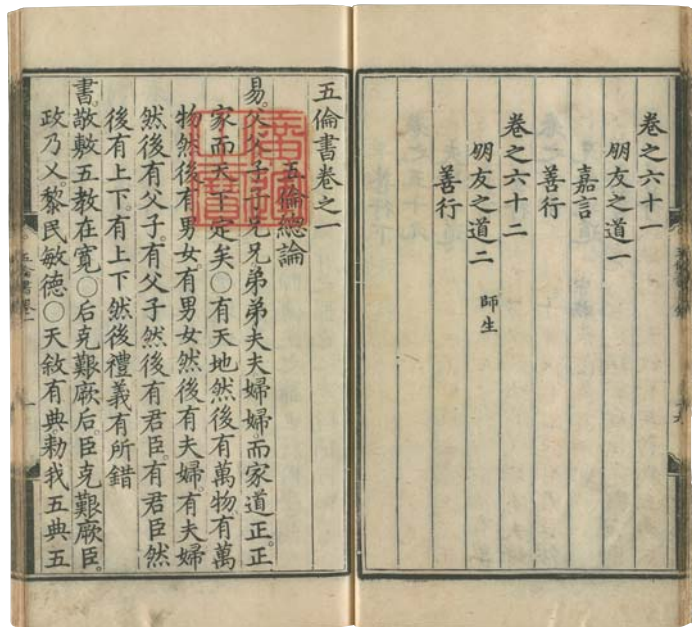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 《大元聖政國朝典章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元 不著撰人 元刊本
外觀：高23.5公分 廣15公分
版框：高20公分 廣13公分
故善041275-014314



構，爾後焚書坑儒，對中國圖書發展無疑是極大打擊。漢興，中央政府重新注重文獻典籍，廢除秦代「挾書之律」，使得圖書事業慢慢恢復過來；不過，也因為漢武帝（西元前一五六～八七）的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致

使書籍的內容偏向「經學」。從先秦到漢末，文字的載體，除了甲骨、金石材料外，最常用的就是以竹木製的簡牘和絲織品縑帛。用竹木製成的書，叫做「簡策」；用縑帛製成的書，叫「帛書」。東漢和帝年間（八九

一〇四），蔡侯紙出現，使中國圖書的材質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，到了魏晉南北朝，紙張已取代了簡、帛，成為書寫的主要材料，延續至隋唐，出現了寫本書的極盛時期，官家對典籍的整理達到高峰；雕版印刷術也應時而生，開啓刻印書籍的先河，自此中國圖書事業邁向全新的局面。兩宋是中國圖書業發展的重要時期，編書、刻書、藏書風氣大盛，官府、私家、坊間三條編印書籍的管道並行，質精量大的圖書應時而生，最著名的有北宋官刻的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冊府元龜》四大類書；至於私刻與坊刻則集中在四川、福建與浙江三地，刻印內容則多集中在經、史、諸子、文集等書籍（圖七）；與宋代同時的遼、金，則刊刻有著名的大藏經—《契丹藏》與《趙城藏》；到了元代，官府編刻書籍品質雖不若宋代，但坊刻本大量出現，書院刻書、藏書也漸形成（圖八）。明、清兩代，編印圖書的風



圖九 《五倫書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明宣宗御撰 明正統十三年內府刊本

外觀：高37公分 廣23公分

版框：高30公分 廣19.3公分

故善002720-002739

圖十 《皇清開國方略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清 阿桂等奉敕撰 清刊滿文本

外觀：高39.5公分 廣25公分

版框：高27.5公分 廣20.3公分

故滿002022-002053



氣持續發展，朝廷以雄厚的財力、物力與人力，主導著編書事業，煌煌巨著有明成祖（一三六〇～一四二四）的《永樂大典》，清聖祖（一六五四～一七二二）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及清高宗（一七二一～一七九九）的《四庫全書》；政府不但編書也刻書，明朝的國子監，清代的武英殿，

都是執行皇帝敕諭編輯出版書籍專門機構；皇家刻書，不但氣勢輝宏，而且講究品質，從版型、字體、紙張、油墨，到裝幀都極其考究，不但樹立了典範，也帶動了民間出版事業。嘉慶朝以後，因國勢漸衰，中央政府的出版事業也漸式微（圖九、十）。

明、清兩代的私家與坊間刻



圖十一 《御筆詩經圖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清高宗御筆寫本
外觀：高43.1公分 廣43.3公分
版框：高31公分 廣40.7公分
故殿019735-019744、030550-030559、030814-030823

書也相當可觀。明代私家刻書的質與量均優，尤其是套版印刷的發展，為古籍上彩，應用到此時正在蓬勃發展的戲曲、小說類書籍的出版上，不但對俗文學的發展有推波助瀾之效，也使傳統出版事業臻至極盛。清代民間出版事業，因受文字獄的影響，在思想創作上受到打擊，但卻促成考據學、校勘學的發展，成為乾嘉以後刻印書籍的主流。再者，西方傳教士的大批東來，也開啓譯著的出版；到了二十世紀初，現代化印刷術取代雕版印刷，中國圖書事業邁向另一全新階段。

古籍分類

中國古籍的分類，最早出現在西漢成帝（西元前三三）西元七）時，劉向（西元前七七）六）、劉歆（西元前五〇）西元二〇）父子將《七略》中收輯的典籍，按內容分為「六藝」、「諸子」、「兵書」、「數術」、「方技」、「詩賦」等六大類，加上「輯略」，總稱「七略」。西晉荀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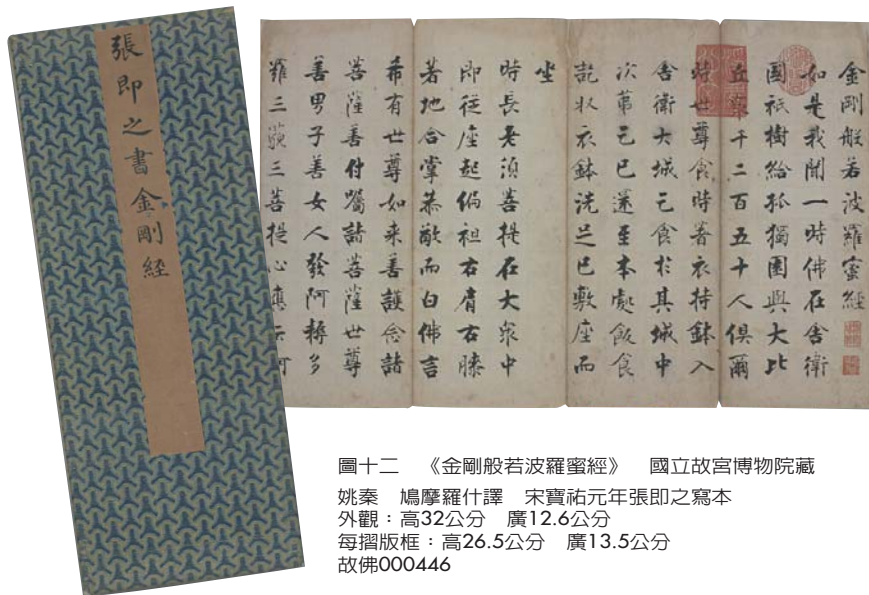
（？）二八九）在《晉中經簿》，將劉氏父子的分類，改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，甲部相當於六藝；乙部包括諸子、兵書、數術、方技；丙部錄史書；丁部則是詩賦，開始了「四部」分類的雛型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正式標注「經」、「史」、「子」、「集」四部，奠定了古籍的分類法，乾隆皇帝編纂的《四庫全書》，採用四部分類，四部下再細分為四十四類，這是傳統中國古籍的分類法，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初，受西方圖書分類的影響才有變化。

經部，以儒家經典及其釋作為主，也收錄古樂、文字方面的書籍（圖十一）；史部，主要收錄各種體裁的史書，另納入地理、政書及目錄類圖書；子部的範圍比較廣，諸子百家、算術、天文、生物、醫學、軍事、藝術、宗教、占卜、堪輿、命算、筆記、小說、類書等，皆入子部；集部，則錄詩文集、文學評論及詞曲方面的著作；一人著作稱「別集」，多人著作稱「總集」。

二、古籍欣賞

多樣的字體

漢字的發展，據考古發現，最遲在四、五千年以前就出現了，甲骨文是現今所知最早的了。



圖十二 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姚秦 鳩摩羅什譯 宋寶祐元年張即之寫本
外觀：高32公分 廣12.6公分
每摺版框：高26.5公分 廣13.5公分
故佛000446

型文字，而後歷經銘文、古文、篆書、隸書、楷書，漢字才完全定型；期間配合筆墨、簡牘、紙張的使用，書寫形成一門獨特的技藝（圖十二），並衍出行書、草書、鳥蟲書等書體；不同的書家，又展現不同的個人風格，因此大書家不但應時而生，其書風也直接影響到雕版印刷，產生歐體、顏體、柳體、趙體、宋體、聚珍體等各式印刷字型。宋代版刻最常使用歐體、顏體、柳體，指的是模仿唐代著名書法家歐陽詢（五五七～六四一）、顏真卿（七〇九～七八五）、柳公權（七七八～八六五）的字體；現存宋版書中，還可見到模仿虞世南（五五八～六三三）、褚遂良（五九六～六五八或六五九），甚或當代人蘇軾（一〇三七～一一〇一）的坡公體及宋徽宗（一一〇八二～一一三三）的瘦金體等。元朝刻書，除仍沿用歐、顏、柳體外，較常用的是趙孟頫（一二五四～一三二三）的趙體。明代刻書，早期承繼元人風格，到了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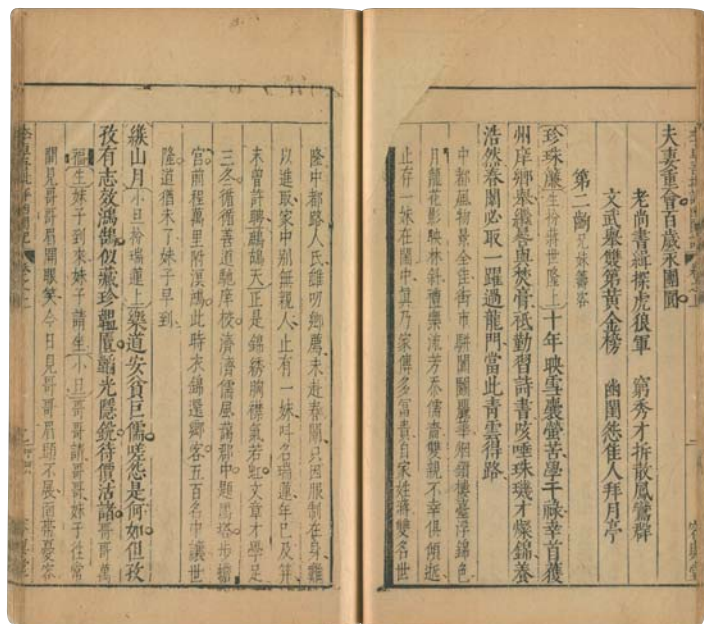
慶（一五六七～一五七二）、萬曆年間（一五七三～一六二〇），形成一種「橫輕豎重」的印刷專用字體，即所謂「宋體字」。宋體字的基本結構在宋代就已經形成，主要是針對刻工快速雕刻的需求，因為是刻字匠人的創造，故又稱為「宋匠體」；明中葉以後，這種外型長方的字體，幾乎成為書籍印刷的通用字，因有「橫平豎直、撇捺直挺、字形方正、稜角峻厲」特性，因此也叫做硬體或匠體（圖十三）。清初延續明代，康熙朝以後，印書盛行兩種字體，一是軟體，一是硬體，軟體其實就是書寫體，硬體就是宋體。至於「聚珍體」，是專指清乾隆間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的木活字字體，它也是模仿宋體而來。清末以後，由於鉛字印刷的傳入，商家開始鑄造各種適用的漢文字體，如正楷體、古宋體、仿宋聚珍體、明體等，名稱雖然不同，但多半是以「宋體」為基礎發展出來的。

華麗的裝幀

書籍裝幀，是爲了便於閱讀與收藏，隨著書的外型改變，裝幀也不斷變化。例如簡帛時代，文字的載體是竹木與縑帛，竹書笨重，通常一篇繫成一冊；一部書往往有許多篇，於是編成了許多冊，爲集中保管，以竹製或帛

製的外皮包裹起來，成爲一「帙」；帙就是書衣，已有書皮或外包裝的意味了。帛書受簡冊的影響，有兩種形制，一是用竹竿或木棒作軸，將帛書捲成一「卷」；一是折疊起來。紙張的特色和縑帛類似，初期紙本書也裝潢爲「卷軸」，稱爲「卷子」，

外表再用織品包裹起來，也稱爲「帙」。到隋唐時候，由於大部頭書籍的出現，卷軸過長，開展不便，遂發展出反覆折疊的「經摺裝」（圖十四），不過這種裝幀方式因受到印度貝葉經的影響，因此也稱作「梵夾裝」。總之，隨著雕版印刷的發展，書印成一頁一



圖十三 《李卓吾批評幽閨記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元 施惠撰 明李贄評 明末 葉虎林容與堂刊本
外觀：高28公分 廣17.8公分
版框：高20.7公分 廣14.4公分
平圖019590-019591

圖十四 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慈心陀羅尼經》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唐 釋不空譯 明寫本
外盒：高25公分 廣11公分 厚15公分
外觀：高23公分 廣8.5公分
每摺版框：高21.8公分 廣8.2公分
故佛000407-000410





圖十五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姚秦 釋鳩摩羅什譯 黑線緯絲本
 外盒：高34公分 廣18公分 厚14.5公分
 外觀：高29.5公分 廣12公分
 每摺版框：高23.7公分 廣9.3公分
 故佛000713



圖十六 《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元 王實甫撰 關漢卿續
 明 陳洪綬繪圖 項南洲等刻 明末刊本
 外觀：高27.2公分 廣17.7公分
 版框：高20.5公分 廣14.7公分
 平圖019548-019552

頁紙，裝幀方式也從卷軸、經摺蛻化成蝴蝶裝、包背裝，最後出現了線裝。蝴蝶裝的優點是可以看到完整的版面，但閱讀時要翻兩頁，才能繼續閱讀下一頁，若印書紙張過薄，翻閱時容易粘連，種種不便下又發展出包背

裝。包背裝，是將印有文字一面朝外對折，書背用以整張書衣包裹，版心成爲書口，已有了線裝的雛型。線裝出現於明代，改良了包背裝以書衣包背的做法，而是前後各加書衣，然後穿孔引線，直接裝訂成冊，最常見的是



圖十七 《帝鑑圖說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明 張居正 呂調陽編
清 沈振麟繪圖 潘祖蔭 歐陽保極 楊泗孫 許彭壽書
清內府朱絲欄寫繪本
外觀：高53.5公分 廣53公分
版框：高36公分 廣46公分

裝訂四眼，但也有六眼和八眼的。

書籍裝幀的另一重點是包裝，清代宮廷藏書的包裝最為講究，錦函、木函、漆盒、錦袱、犀箋、玉箋、牙箋、骨箋等，樣樣精美、華麗，將古籍裝幀提昇到藝術境界（圖十五）。

細緻的插圖

古云「左圖右史」，圖的地位等同文字，宋代以前，印刷品插圖多見於佛教經卷上，或以單頁印製。雕版印刷帶動了插圖發展，宋版書的插圖，已出現在歷史故事、小說平話或實用技藝類書中。明代是戲曲、小說、演義的鼎盛時期，此時的雕版印刷技藝也發展到淋漓盡致，配合著民間俗文學的需求，兩者結合，書中有圖，圖上有文，增加了閱讀趣味（圖十六）。明版書中的插圖，形式相當多樣，有傳承宋元風格的上圖下文，也有圖文對照，有的插圖是連環畫，數頁或數十頁相連，如一幅畫卷。到了

明晚期，插圖技藝臻至高峰，非但雕工細緻，線條優美，構圖雅麗，配合著套版印刷技術，插圖已從素描變化為彩畫。值得特別介紹的是「鉅版」與「拱花」兩種彩色印刷技術。所謂「鉅版」，是依照畫稿分色，將雕版分成大小不同的區塊，按「由淺入深，由淡轉濃」的原則，逐次套印，層層堆疊，最後印出濃淡適宜、色彩豔麗的插圖。「拱花」是將插圖立體化，其作法是用凸凹兩版嵌合，使插圖版面拱起，有點像是現代的鋼模技術。清代的書籍插畫，以山水見長，官刻優於坊刻或私家刻本。

由於彩色插圖的印刷技術繁複，印刷者需挹注很高的成本，才得以完成如《十竹齋箋譜》、《十竹齋畫譜》等優秀作品；但寫繪本則沒有這方面的問題，由畫師手繪插圖是較易施行的方法，這種現象最常出現在佛經的插圖中。本院所藏明人、清人手書佛經中的插圖極為精彩，且多出於名家或宮廷畫師之手（圖十七）。